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一四・史部・傳記類

學統五十三卷（卷四十一至卷五十三）

〔清〕熊賜履撰

理學宗傳二十六卷

〔清〕孫奇逢撰

一九七

2664/04

學

統

二

〔清〕

熊賜履撰

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
二十四年刻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一九六毫米寬二七八毫米

學統卷之四十一

孝昌能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金履祥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為金氏。履祥從曾祖景文。當宋建炎紹興間。以孝行著。稱履祥幼而敏。容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理。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歷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於黃幹。而幹親承考亭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時宋事已不可為。履祥遂絕意進取。然雅負經濟之畧。未忍遽忘情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搆虛之策。請以重兵出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借敘海船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所由海運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屏居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為謀。不相知者十年。履祥領貲營構。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言。自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識師弟子之繫於常倫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治通鑑秘書丞。劉恕為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為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成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

裁正其義。多儒先所未發。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注四卷。謙為益加校定。皆傳於學者。天歷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於朝。初履祥既見王柏。首問為學之方。柏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為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三

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柏字也。當時議者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子。而並克於已者也。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為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里人吳師道為國子博士。移書學官祠履祥於鄉學。至正中。賜諡文安。

許謙

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八世祖仲容。太子洗馬。仲容之子曰洸。曰洞。洞由進。

士起家。以文章政事知名於時。洸之子實。事海陵胡瑗。能以師法終始者也。由平江徙婺之金華。至謙五世為金華人。父觥。登淳祐七年進士第。仕未顯。以歿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以自課。取四部書分晝夜讀之。雖疾恙不廢。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醎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於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四

書無不讀。窮探聖微。雖殘文美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為準。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辭約意廣。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考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採遠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有與蔡氏不能盡合者。每誦金履祥之言曰。惟其

是而已。其觀史有治忽幾微若干卷。做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大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爲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機也。故附於讀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又有自省編書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爲也。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靡不該貫。旁通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蘊。嘗謂學者。孰不曰關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五

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粗疎。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謙篤於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恥。縉紳先生之過其鄉邦者。必卽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聞者無不悅服。大德中。歲大侵。謙貌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耶。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蓋如此。廉訪使劉廷直。副使趙宏偉。皆中州雅望。於謙深加推服。論薦於朝。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前後章數十上。而郡復以遺逸應詔。鄉闈大比。請司其文衡。皆莫能致。至其晚節。獨以正身任學之重。遠近學者。以其身之安否爲斯道之隆替焉。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諡曰文懿。謙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因稱爲白雲先生。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歿。其學猶未大顯。至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六

謙而其道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爲晦庵之世適江浙行中書省爲請於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祠事而列於學官。同郡朱震亨，字彥修，謙之高弟子也。其清修苦節，絕類古篤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陳櫟

陳櫟，字壽翁，休寧人。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卽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業。年十五，鄉人皆師之。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致力於聖人之學，涵濡玩索，貫穿古今，嘗以謂有功於聖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北

門者莫若朱熹氏。熹歿未久而諸家之說往往亂其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亡慮數十萬言。凡諸儒之說有畔於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備者，復爲說以補其闕。於是朱氏之說大明於世。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教授於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性素友尤剛正，日用之間，動中禮法，與人交，不以勢合，不利遷善誘學者，諄諄不倦。臨川吳澄嘗稱櫟有功於朱氏爲多。凡江東人來受業於澄者，盡遣而歸櫟。

櫟所居堂曰定宇。學者因以定宇先生稱之。元統二年卒，年八十三。揭傒斯誌其墓，乃與吳澄並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於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而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心學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爲知言。

胡一桂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八

胡一桂，字庭芳，婺源人。生而穎悟，好讀書，尤精於易。初，德興沈貴寶受易於董夢程，夢程受朱晦庵之易於黃幹，而一桂之父方平及從貴寶夢程學，嘗著易學啓蒙通釋。一桂之學出於方平，得朱氏源委之正。宋景定甲子，一桂年十八，遂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遠近師之。號雙湖先生。所著書有周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啓蒙易傳、朱子詩傳附錄纂疏十七史纂並行世。

趙復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元太宗乙未歲，命太子濶出

帥師伐德安以嘗逆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
 楊惟中行中書省軍前就樞奉詔即軍中求儒道釋
 醫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脫之以歸復在其中樞
 與之言信奇士以九族俱殘不欲北因與樞訣樞恐
 其自裁留帳中共宿既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遽馳
 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復已披髮走
 跪仰天而號欲投水而未入樞曉以徒死無益汝存
 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隨吾而北必可無他復強
 從之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記程
 學統卷之四十一 附統
 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樞自復至燕學子從者
 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
 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
 者世祖悅因不强之仕聞復論議始嗜其學乃與樞
 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
 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
 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義農堯舜所以
 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
 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條例於後別著伊

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
 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
 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
 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隱蘇門乃
 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
 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為人樂易而耿介
 雖燕居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
 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為戒以
 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為勉其愛人以德類
 若此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漢
 先生
 張頴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蜀亡僑寓江左金華
 王柏得考亭三傳之學嘗講道於台之上蔡書院頴
 從而受業焉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張氏之微
 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柢用功
 既專久而不懈所學益宏深微密南北之士鮮能及
 之至元中行臺中丞吳曼慶聞其名延至江寧學宮

仰于弟受業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書者皆遣從頤游或聞私塾迎之其在維揚來學者尤衆遠近翕然尊爲碩師不敢字呼稱曰導江先生大臣薦諸朝特命爲孔頤孟三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遺訓久而不忘頤氣宇端重音吐洪亮講說特精詳子弟從之者說說如也其高第弟子知名者甚多頤卒無子有經說及文集行世吳澄序其書以爲議論正接據博貫穿縱橫儼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至正中眞州守臣以頤及郝經吳澄皆嘗留儀眞作祠宇祀之曰三賢祠

卷之四十一 綱統

黃澤

黃澤字楚望其先長安人唐末有名舒藝者知資州內江縣卒葬焉子孫遂爲資州人父儀可累舉不第隨兄驥子官九江蜀亂不能歸因家焉澤生有異質慨然以明經學道爲志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見作顏淵仰高鑽堅論蜀人治經必先古注疏澤於名物度數考覈精審而義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經解二禮祭祀述畧大德中江西行

省相臣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使食其祿施教授又爲山長於洪之東湖書院受學者益衆始澤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旣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手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始悟所解經多徇舊說爲非是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秋滿卽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言仕嘗以爲去聖久遠經籍殘缺傳注家率多傳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眞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以示學者既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於幽閒寂寞顛沛流離疾病無聊之際得之久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已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於是易春秋傳注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氷釋各就條理故於易以明象爲先以因孔子之

卷之四十一 綱統

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為主。而其機則盡在十翼。作十翼舉要忘象辨象畧辨同論於春秋以明書法為主。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以求向上之功。而脈絡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筆削本旨。又作元年春王正月辨。諸侯娶女立子通考。魯隱公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作邱甲辨。凡如是者十餘通。以明古今禮俗不同。見虛辭說經之無當。言學者必悟經旨廢失之由。然後聖人本意可見。若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大畧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又懼學者得於創聞不復致思。故所著多引而不發。乃作易學濫觴。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其於禮學則謂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作禮經復古正言。如王肅混却邱廢五天帝。併崑崙神州為一。趙伯循言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始祖配之。而不及群廟之主。胡宏家學不信周禮。以社為祭地之類。皆引經以證其非。其辨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注。詆排百家意義。則取杜牧不當言而言之義。作翼經罪言。近代覃思之學。推澤為第

學統

卷之四十一

三

學統

卷之四十一

古

一吳澄嘗觀其書。以為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謂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乎。然澤雅自慎。重未嘗輕與人言。李洞使過九江。請北面弟子受一經。且將經紀其家。澤謝曰。以君之才。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余則於艱苦之。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洞歎息而去。或問澤自閔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澤曰。聖經典廢。上闕天運。子以為區區人力所致。耶澤家甚貧。且將老。不復能教授經。歲大侵。家人

蕭軒

蕭軒字惟斗。其先北海人。父仕秦中。遂為秦中人。軒性至孝。自為兒時。翹楚不凡。稍出為府史。上官語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製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卧輒倚其榻。玩誦不少置。於是博極群書。天文

地理律歷算數靡不研究。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爲識字人。學者及其門受業者甚衆。嘗出過一婦人失金釵道傍。疑剽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翁居後耳。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愧謝還之。鄉人有自城中暮歸者。遇寇欲加害。詭言我蕭先生也。寇驚憚釋去。世祖分藩在秦。辟剽與楊恭懿。韓擇侍秦邸。剽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卽其家具。宴爲賀。使一從史先詣剽舍。剽方汲水灌園。從史至。不知其爲剽也。使飲其馬。卽應之。不拒。及冠帶迎賓。從史見剽有懼色。剽殊不爲意。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大德十一年。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尋以病力請去。職人問其故。則曰。在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年七十八。賜諡貞敏。剽制行甚高。貞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爲文辭立意精深。言近而指遠。一以洙泗爲本。濂洛考亭爲據。關輔之士翕然從之。

卷之四十一 附統

之稱爲一代醇儒。所著有三禮說。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於世。

安熙

安熙字敬仲。真定藁城人。祖滔。父松。皆以學行淑其鄉人。熙旣承其家學。及聞保定劉因之學。心向慕焉。熙家與因所居相去數百里。因亦聞熙力於爲己之學。深許與之。熙方將造門。而因已歿。乃從因門人烏叔簡問其緒說。然因之爲人高明堅勇。其進莫遏。熙則簡靜和易。務爲朱氏下學之功。其告先聖文有曰。追憶舊聞。卒竟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已。以及於物。以化於鄉。其用功平實均密。可謂善學朱氏者。熙遭時承平。不屑仕進。家居教授垂數十年。四方之來學者多所成就。旣歿。鄉人爲立祠於藁城之西筦鎮。其門人蘇天爵爲輯其遺文而傳之。

愚按許魯齋劉靜修吳草廬三子。出處之概。先儒旣論之詳矣。夫吳固不足道。許則僅優於吳。而劉亦未大過乎許也。劉之渡江一賦。恐許吳未必肯

卷之四十一 附統

爲而晚節却聘之書。卽其敘述生平亦非能超然高蹈者。綱目書右贊善大夫劉因卒。其義可見矣。或曰薛文清嘗極稱魯齋。至以爲善學孔子。歐陽圭齋贊靜修。則比之漢四皓。魯兩生。嘆爲宇內不常有之麟鳳。然則二子之說並非耶。曰文清之言畧其迹而原其心者也。顧心與迹有二耶。若圭齋之贊。殆所謂史氏溢美者也。又烏足信乎。蒙古之世。學行出處。嚼然無可議者。惟金仁山許白雲以下數子而已。嗚乎。仁山白雲尤不可及也哉。尤不可及也哉。

學統卷之四十一 附統

學統卷之四十一終

學統卷之四十二上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朱善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九歲通經能文。元末隱居纂述孝事繼母。高帝既定天下。設學校。時豐城尚爲富州。州守強憲中請善爲訓導。南昌守許方復聞善於朝。授郡教授。洪武八年徵赴京。廷試第一。除翰林修撰。署院事。兼知制誥。以奏對失旨。改典籍。復謫教遠東。行至徐州。妻卒。藁葬路傍而已。尋遇赦還鄉。十七年召授翰林待詔。上疏論婚姻律曰。臣聞國重世臣。家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訟甚多。兩浙江西尤甚。問之皆舅姑兩姨子若女。蓋以法不當婚。故爲仇家所訟。或已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至婚嫁已久。兒女成行。有司尚爾逼奪。使伉儷分離。子母永隔。冤憤抑鬱。感傷嗟嘆。議律不精。禍一至此。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已之身是謂姑舅兩姨。皆名尊屬。已不可以卑幼匹之。若已爲舅姑兩

姨之子彼爲舅姑兩姨之女門地相耦長幼相若嫌靡尊卑美儷鈞敵爲子選婦爲女選壻宜莫先此昔成周之時王朝所婚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列國之君齊宋魯衛陳鄭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無不世婚爲重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之王鏡臺此以舅子娶姑女也呂榮公夫人待制張昱之女而待制夫人卽榮公母之姊此以小姨子娶大姨女也若此律不明獄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訟繁典風俗凋弊甚可傷憫願下臣奏議弛禁章帝然之明年授文淵閣大學士帝與羣臣論治善曰致治在任人擇衆賢爲耳目則視聽周任衆知爲計慮則澤施溥今天下太平選任賢才宜畱聖慮他日講心箴家人卦皆稱旨以疾告歸卒所著詩經解頤集行世正德中賜諡文恪

曹端

曹端字正夫澠池人篤尚理學專靜研究座下著足處兩輒皆穿父信佛見端居常言道時召問之端作

夜行燭書呈父言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也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也其言辨析甚精父好之卒向於學永樂中以鄉舉授霍州學正以憂去服闋改蒲州考績吏部蒲霍二學爭謂之成祖以霍先竟與霍霍人服其矩矱不忍爲輟疆備員監臨大吏過者敬謁請益不敢屬僚畜之尋卒於霍貧不能歸葬遂葬霍正統中僉事張敬建祠於澠池後有黃編修者謁祠詢端墓所在遂捐貲屬縣令改葬於澠池端所著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義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存疑錄及夜行燭諸書彭澤曰我朝一代文章經濟莫盛於宋學士劉誠意道學之傳斷自澠池始也

吳訥

吳訥字敏德常熟人自少穎敏七歲能背誦五經及長博洽羣書永樂間以儒士薦至召入便殿奏對稱旨畱侍闕廷洪熙元年侍講學士沈度復薦訥經明行修授行在湖廣道監察御史出巡浙江揆諮吏治赫然有聲仁和邑庠有宋高宗御書九經論孟碑多

卷之四十一 附統

委布行路。訥拾奏全。楷置之殿廊。李公麟畫聖賢像。有秦檜為記。磨而削之。表陸贄奏議。修岳飛墓祠。議論舉措。有前賢風。繼巡貴州。恩威並行。宣德五年。陞南京右僉都御史。尋陞左副都御史。居臺十餘年。敬慎廉直。以老乞致仕。宴勞遣之。訥之學。由博入約。自體達用。以行誼為先。至其為文。根柢羣經。波瀾遷固。談及淺學。後進曰。此韻府羣玉。秀才無足道也。訥著有思菴集。小學集解。性理羣書補註。而所輯文章辨體鑒別精詳。正統中。知縣蔣忠言訥學。行醇正。著書立言。深通治體。宜徵赴禁密。以備顧問。訥年八十餘。卒。鄉人以列於言偃祠。追謚曰文恪。

李時勉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少稟秀異。勵志顏曾。舉永樂二年進士。是歲進士額舉四百七十三人。號為特盛。成祖命解縉選其英敏者二十八人。為庶吉士。讀書文淵閣。以應二十八宿。時勉在選中。既與修太祖實錄。書成。自刑曹改翰林侍讀。三殿災。詔求直言。時勉同侍講鄒緝具疏。略曰。臣惟陛下敬天勤民。至

學統 卷之四十二 上 附統 四

切至深。羣臣奉行。或失初意。下民失所。怨讟上興。皇天眷懷。遂加譴罰。臣有所見。不敢匿隱。臣竊惟陛下嗣紹高皇帝統緒。建立北京。焦勞聖慮。幾二十年。本所以為子孫不拔丕基。天下萬民尊仰之根本。然肇建以來。工巨費。大羣臣不能深體聖心。致措置失宜。培克蠶食。征需無藝。夫衣食者民所賴命也。百萬之眾。終歲在官。既不得遂。其父母妻子樂生之心。使畔種失時。農蠶廢業。猶且征求益深。所取無極。至於輸桑。素以供薪。爨桑皮以為楮料。而衣食罄矣。加之官司胥吏。橫徵暴斂。日甚一日。大率費數萬貫。而不足供一柱一椽之費。夫京師天下根本。人民京師根本也。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自然之勢也。自營建以來。羣輩工匠。假托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出。屋宇已摧。孤兒寡婦。哭泣號寒。暑暴露。莫能自蔽。倉皇別徙。與突初完。又復重驅。莫知所向。此皆陛下之所不知。而京師人民不無怨讟者。也。貪官污吏。徧布內外。朝廷每一差遣。即是其人。養活之計。州縣官吏。賄賂公行。逢迎恐後。間有磨與

學統 卷之四十二 上 附統 五

守不爲承應還命之日。卽罹讒毀。無以自明。是以在外藩司而下。聞有差遣。官至望風。應接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積幾何。內外上下。誅求如此。今山東河南山陝諸處。水旱相仍。至剝樹皮掘草根爲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而京師之內。聚集僧道幾萬餘人。日食廩米。皆百餘石。猶且徭役不息。征歛不休。此皆耗蠹以養無用者也。報效軍士。朝廷厚與糧賜。使之就役而游行往來。恣橫擾害。是乃奸詭之人。懼還原伍。科徭不堪。假圖規避。豈真有報效之心。可任用乎。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 附統 六

者哉。朝廷歲令有司。織緞鑄錢。肅往外蕃。買馬收貨。所出以數千萬。而所取曾不什一。夫錢出口國。自昔有禁。竭天下所有以與之。可謂失宜矣。昔晉武帝徙口內地。卒致亂。口今入貢。口人皆窺覷虛實。圖便利者也。乃使羣居輦轂。鞍馬弓矢。牛羊衣服。盛供帳。厚賞資以待之。此益足明廣大耶。至於宮觀禱祠。靈財妄費。亦其一端。夫奉天殿者。陛下正朝之殿也。災眚及焉。自非省躬責已。改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曷回上天譴怒之意。臣願陛下駕還南京。奉謁陵廟。

告以災變。保養聖躬。休息於無爲。散遣營造工匠。停止徵派役作。蠲除租賦。賑濟饑荒。勿聽小人重勞天下。罷絕禱祠。禁遏僧道。除下蕃買馬之役。四鑒朝貢。賜賚遣之。勿復容畱。沙汰冗濫。覈懲貪獎廉能之吏。重陞擢之賞。夫國家所恃長久者。天命與人心也。而天命嘗視人心爲去畱。欲得人心。必敦教化。必修禮讓。必遂其生養。必足其衣食。使其知父子君臣之義。被道德仁義之化。休養田里之間。不見貪殘虐害之政。將災沴不作。太平可臻。臣不勝惓惓。惟陛下少垂聽鑒。時成祖定都北京。已決方招撫外口。疏中所陳業忤帝意。然尚允行其他。頃之坐謫下獄。尋赦出。不敘永樂末年。以楊榮薦復職。仁宗卽位。屢敕羣臣言事。時勉復獻書二本。條舉時政。帝怒。縛至便殿。命武士撲之。金瑤十八肋折者三。尋改爲御史。今日問囚一起言事一章。章三上。復有規切語。帝謂夏原吉。李時勉廷辱我言已。顏色大變。原吉言時勉小臣。廷諍過激。顧反見聖德之大。帝下時勉錦衣獄。其夕帝崩。宣宗卽位。命縛見必殺之。已命卽斬西市。母見使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 附統 七